

世界文學名著

史推拉

歌湯元 著譯
德吉

STELLA

By
J. W. VON GOETHE

Translated by
T'ANG YUAN CHI

譯者序

歌德一生多戀，所以他文集中有不少懺悔之作。這本戲劇史推拉（Stella）就是他的懺悔作品之一。今夏讀牠的時候，覺得文章底美婉流麗，情節底哀惋悱惻，真不愧爲世界文壇上第一流作家的手筆，所以現在特爲把牠介紹到國內來。但歌德原作是很美婉的，我的譯文不足方其萬一，所以這個譯本之必成爲一件失敗的工作，本不待言；不過譯文雖陋，原作的精神總該還在，這是我敢引爲自慰而兼慰讀者的。

至於譯文中所用的「牠」字，是謝維敬女士擬的，她來信說：「自從新文化運動發出以來，於是「她」「牠」這兩個字也就應運而生了；可是有時仍舊不夠應用，如同我現在要提起某某夫婦兩人，或是我底哥哥妹妹，那末，還是寫作她們呢？還是寫作他們？兩者似乎都不妥當。覺悟社諸君所擬的「伊」「佢」「它」三個字在此地也不適用，因此我就杜造了一個「牠」字，作爲男女兩性同時並稱的代名詞。」這個「牠」字確乎

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，而尤其是我這次譯書，缺少了牠幾乎不行。我想牠一定要被社會上採用的。此書譯完後，曾經凌君怡兄和楊鍾健兄替我校閱了一遍，並且指正了許多錯誤的地方。我很感激他們。

民國十三年閏七月元吉於德國

(十二年七月改稿)

劇中人物

史推拉 費之情人（年約二十四歲）

車綺麗 費之棄妻，假名沙媚夫人（年約三十五歲）

費南多 陸軍大尉（年在四十以內）

羅西 車綺麗之女（年約十五六歲）

管家

旅館女東家

小安子

卡兒

聽差

馬夫

原书空白页

第一幕

佈景 一間西洋式的旅館飯廳。後方有兩個大窗子。左方有兩個門，一通花園和樓上，一通廚房。右方一門通外間。女東家正在收拾桌子，聽見遠遠的吹角聲。

女東家 卡兒！

卡兒 （從廚房裏出來）來了。什麼事？

女東家 你底魂靈兒又到那兒去了？郵車快到啦，出去把客人帶進來，行李替他們攏下來，聽見沒有？怎麼，你又給臉我看啦？（卡兒下。女東家還在罵。）瞧着吧，總有一天來收拾你。年紀青青的，做事應該放點精神出來；像這麼懶的小子，就是將來長大了也是不會有出息的！唉，家裏沒有個男子，教我一個女人照應這許多的事，可是太難啦。

(沙媚夫人和羅西旅行的打扮，同卡兒一同進來。)

羅西 (背着背負行囊，向卡兒說話)不必，這個並不重。你去把我媽媽底提包接了下來吧。

女東家 太太，你們今天到的好早呀。郵車從來沒有到過這樣早。

羅西 今天拉我們的車夫又年青，又活潑，叫人下次還想着坐他底車。並且車上就止我們兩個東西也不多，所以走的就快了。

女東家 太太，你們如果要用飯，那就得請等一會兒，飯還沒有預備好呢。

沙媚 你可不可以先給我一點兒湯喝喝。

羅西 我是不忙，你替我媽媽先預備起來得啦。

女東家 馬上就來。

羅西 湯可做好點嗎？

女東家 擀好的拿來是了。(退)

(沙娟和羅西擦齒口的一張椅子坐下。)

妙弟 還是這樣愛使壞人。我以為你這一趟旅行下來，總算要瘦弱點了。我們總要花得少，花得多。唉，看現在的境況，你……

羅西 我們從來不曾缺少過什麼呀。

沙娟 但是我們也過過那種日子的啊。

(馬夫進來。)

羅西 嘿，馬夫，怎樣？要酒飯是不是？

馬夫 我今天把車子趕的不是同特別快車一樣的快嗎？

羅西 但是你得的錢也特別多呀。我要是自己有錢，我一定讓你做馬夫。

馬夫 就是小姐沒有馬，我也情願替小姐當差的。

羅西 拿去！

羅西 我們這回就住在此地啦。

馬夫 再會。(退)

沙媚 看他臉色，你酒錢多給啦。

羅西 難道要他瞪着眼睛的跑開去嗎？他對我們始終很客氣。媽，你常說我執拗，至少我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吧？

沙媚 羅西，你不要誤會了我底意思。你底誠實，勇敢，慷慨，我都很表同情的，可是這些道德也要行的得當纔好。

羅西 媽媽，這塊小地方我覺得好極了。(指窗外)那兒這座房子，大概就是我去和她作伴的那位男爵太太底吧？

沙媚 只要那個地方能合你底意，我就放心了。

羅西 那兒一定是很清靜的，現在我已看出了唉，那得像星期天大地方那樣熱鬧就好啦！不過聽說她有個花園還不差，人也很好——好罷，往下再看得啦。媽，你在想什麼？

沙媚 羅西，由我罷有福的孩子，你當然記不得了。唉，那時的情形卻是兩樣呵。再沒有比到館旅裏來使我傷心的了。

羅西 可有個地方能不使你傷心的？

沙媚 到處使人傷心呵。當我同你爸爸結婚的頭幾年，我們一同去旅行的時候，事事令我感着一種新鮮的氣象，那真是我們一生最幸福的時代呀！他挽着我，什麼地方都不走到了？他底柔情陶醉了我底靈魂，使我什麼事都覺得有趣，唉，羅西，那時情形完全兩樣呵！

羅西 旅行我倒也高興的。

沙媚 當我們逢着了熱天或是不快的事情，或是走了冬天非常難跑的路的當兒，或是下了今天這麼壞的旅館的時候，我們倒反覺得這種簡單的生活有趣，木頭凳上一坐，吃吃我們底雞蛋糕和煮熟了的番薯，那時——那時完全兩樣呵！

羅西 好了，現在是忘掉牠的時候啦。

沙媚 你也懂得什麼，忘掉，好丫頭，你總算靠天底福，還不會遇到過失意的事。從我知道他確是棄了我的那一秒起，我再也不知有人生底樂趣了。我失望到了極點，呼天不應，自助不能，哦，那時的境況，我也記不大清楚了。

羅西 我也記不起多少了。我只記得我看見你哭，我也坐在你牀上哭了。這是在那間樣屋子裏的小牀上；當我們把住宅賣掉的時候，我真捨不得那間屋子。

沙媚 那時你只有七歲，你還不知你受的苦痛呵。

(小安子搬湯進來。女東家，卡兒同上。)

小安子 太太，湯在這裏。

沙媚 呵，謝謝你，小姑娘。(向着女東家)這是底女兒嗎？

女東家 她是我底乾女兒，太太。因為她還活潑，我自己也不會再有兒女，所以就把她當作親生的女兒了。

沙媚 怎麼，你有孝嗎？

女東家 是的，我男子三個月之前死了。我們一共還不會有三年在一起。

沙媚 看你似乎還不十分傷心。

女東家 呵，太太，我一個人要照顧這麼多的事，那裏還有空工夫去祈福，去哭他！不過有時偶然遇着牧師談起，或是聽見人家唱追悼歌的時候，還會想起他。——卡兒，這桌子首擺兩個座位！

羅西 那兒這座房子是誰家底？

女東家 那是男爵太太底。那位太太真是個好人。

沙媚 我早就聽見人這樣說，現在你又說她好，那她一定是很好的了。我聽了非常喜歡，因為我女兒將來要去同她作伴呢。

女東家 太太恭喜你！

羅西 我希望她能合我底意就好了。

女東家 嘿，像男爵太太那樣的好人，如果再不中你底意，那你底脾氣一定是與衆不同

的了。

羅西 難得這樣就更好了。要我勉強同一個人應酬，實在不容易，除非是萬不得已。
女東家 不忙，談下去你就曉得我說的話確不確了。誰能同男爵太太在一起，那真是好福氣。等我女兒長大了，至少要叫她去服侍男爵太太幾年，這是她一輩子底好處。

小安子 你見了她就曉得啦。她真和氣。她望你去，眼睛都望穿了。她待我真好。你不是要去拜訪她嗎？我跟你過去。

羅西 我還沒有收拾好呢。吃了飯再去。

小安子 媽准我去嗎？我想先去告訴她，說是羅西小姐來了。

女東家 好，你去罷。

沙媚 小安子，你同她說，我們一吃完飯就過來。

(小安子下)

女東家 我女兒同她真好。她確是世上難尋的一個女人，對待小孩子極和氣，極親熱。她

常教我小安子做活，或是教她唱歌。她只要種田人家底女孩兒服侍她；等那些女孩兒長大了，找到男人以後，她還要替她們找事情做。自從她男人走了之後，就是這麼樣消磨時光的。我真不懂，像她那麼又好又和氣的人，那會這樣苦命的！

沙媚 難道她是寡婦嗎？

女東家 那只有天曉得了！她男人三年之前離開了她，從此再也聽不見他底消息，見不到他底人了。而她對於他，卻愛得什麼似的。我男人從前一提起他們，總是說的再也不肯停啦。遠多呢，太太，世上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人了。她自從最後一次見了他之後，就整年的住在家裏不出來，也不許一個人去見她。要是偶然同人談起她男人底事，那真教人聽了難受極了。

沙媚 不幸的女人

女東家 關於這件事的話還多呢。

沙媚 怎麼？

女東家 不過人都不大願意提罷了。

沙媚 請你講一點給我聽聽罷！

女東家 假使你不說出去，我就告訴你。他們來到這裏，已經八年多了。他們把那個莊子買了下來，可是誰也不認識她們，不過一個叫他「先生」，一個叫她「太太」就是了。大家都猜他是一個軍官，不知那一場仗裏發了洋財，現在想告老享福的。她那時還年青，不過十六歲左右，漂亮的像仙女一樣。

羅西 那她現在還不過是二十三四的人呀？

女東家 可不是，但是她年紀雖輕，經過的苦惱可不少啦。她有過一個女兒，不幸早早就死了。那墳就在她自己底花園裏，現在早長滿青草了。自她男人走了之後，她叫工人造了一間小小的庵堂式的亭子，並且連自己底墳也預備好啦。我男人原是上了年紀的人，所以對於無論什麼事，看的都很淡；但是當他們夫婦兩個還一同住在那兒的時候，他總歡喜常常提起他們來，說是只要看了他們那樣的恩愛，就是沒有情的。

人，也會有情了。

沙媚 我很傾慕她。

女東家 但是你可曉得，人人那說那個男子是個怪脾氣，他是從來不到教堂裏去的。凡
是不吃教的人，也不信上帝，也不知王法。總之，一句話就完了：他是走了。說是去旅行，
卻再也見他回來了。

沙媚 （自語着）完全是我底運命底寫照呵。

女東家 當時人人議論這件事。我那時還年青，剛在這個當兒搬到此地來，到今年九月
底就是三年了。大家把牠當作新聞談，甚至暗地裏說他們並不會正式結婚——喂，
這你千萬不要說出去呀！那男子大概是個很好人家底，她大概是被他騙到這兒來
的。哦，像這一類的話還多呢。是呀，女人家要是走錯這一着，就夠一輩子的懺悔了！

（小安子進來。）

小安子 那邊太太請小姐馬上就過去，說是只同你講幾句話，只想見你一見。

羅西 穿了這樣的衣裳怎好見人！

女東家 姑娘去得啦，她是不講究這些事的。

羅西 小安子，跟我去嗎？

小安子 再願意沒有。

沙媚 羅西，關照你句話。（女東家避開。）我們剛纔談的話，不許提起一字；也不要說起我們底家，況我們底運命。遇見她須得恭恭敬敬的。聽見沒有？

羅西 知道啦！知道啦！爸爸從前是個生意人，到美國去，就死在那兒了。因此，我們底境遇——知道啦！知道啦！這幾句老話，背都背熟啦。（高聲。）媽，你面色通紅的，不去養一會神嗎？（向女東家。）請你給我媽媽一間一張牀的房間！

女東家 我正有一間又靜又乾淨的空房間在花園裏。（向羅西。）希望那邊太太同你合得來。

（羅西同小安子下。）